

戰爭
飲食
男女

張若谷作

女男・食飲・爭戰

著 谷 若 張



海 上

路 川 四 北

行 印 司 公 刷 印 書 圖 友 良

代序

隨軍回憶

一 日本兵開火了

去年一二八的午夜，我正在南市董家渡火政會，和幾個義勇消防員，在一間掛着東北大地圖的房間裏，讀着當天的報紙。幾個同志，熱心地用紅藍兩色的小旗別針，在地圖上插排陣線，研究敵軍入寇的戰略，和東北義勇軍抵抗的軍事情況。

忽然，樓下警鈴聲大鳴，我們像猴子一般地載了古羅馬式的銅盔，一個個抱了鐵柱子瀉到車間裏去，跳上紅色車輛，前後不到二分鐘，車夫已經穿好制服，打着警鐘，撥動車機準備出發。

管理電話的接線員和瞭望台上的守望員，都來大聲報告：「閘北有火！」

沉毅的沈會長，也來了，他那瘦長的身子，筆直立在車頭前，從容發布號令；「肅靜！」

十幾個正在心血沸騰的義勇員，都像石膏像般立在救火車兩旁的踏板上，只聽見機聲軋軋中，會長鐘般的聲音。

「租界已經戒嚴，鐵門關了，車子開不過去。我們等救火聯合會的電話。」

聯合會的電話來了：「日本兵在天通庵車站開火了，打到中國地界寶山路去了，三段救火會也起火了。」

公安局也打電話來了：「閘北日本軍隊包圍北火車站，十九路軍正在積極抵抗。南市已經特別戒嚴，請各區消防人員在本會集合出防！如有火警，用電話通知，不准鳴鐘！」

沈會長厲聲喝一聲：「散隊！」我們都一聲不響地跳下車來，踏出囊囊重笨的皮鞋聲音，散亂地走到樓上去了。

我爲好奇心衝動，拿了一枝手電筒，悄悄地跑到屋頂瞭望台上去，只看見東北

方天空一片紅光，在灰黯的煙雲裏跳舞，像是火山爆發一樣。租界中心市方面，矗峙着三大百貨公司的遊藝園，和大世界的尖塔建築，電燈照耀如白晝，隱約傳來一陣陣管絃樂歌的聲音。空氣中夾着劈劈拍拍似乎驟烈的聲音，接着是轟然幾響高升，但是，仔細一聽，才聽出不像高升鞭炮，那是迫擊炮和機關槍吓！

黃浦江裏，從鯨魚般的黑色動物背上，射出一道一道白虹般的電光，白光照到的地方，紅光似乎淡了下去。

我和守望員筆直立在瞭望台上，風吹到皮膚上也感不到冷，睜着四隻發火的眼睛，望着開北的天空，只覺得胸際蘊着一股無名怒火，要爆發開來一樣。

三大公司和大世界的燈樓，仍舊是照耀得那樣的光明，那樣的鬧熱。南市一片黑暗，幾百萬的上海市民，都在睡鄉中做着各式各樣的夢！

二 不堪一戰

第二天早晨，我從火政會出來，南市還沒有解嚴，我因為穿了救火員的制服，

臂上有符號，遇着那些手裏拿着實彈步槍的警察和保衛團，都放我過去。

我雖則一夜沒有睡覺，精神還是興奮激昂異常，我一直走到南市保衛團的團本部，找總部，我報名要當保衛團員。

總團員見了，便說：

「你是一個讀書人，吃不起苦的呀！」

「我正因為要吃點苦，所以才來報名當保衛團。」

經過檢驗體格，目光，聽覺測驗種種手續之後，領到了入伍證，團總叫我在明天早上六點鐘，到公共體育場，穿了便衣，受軍事訓練。

一連有三天，我很興奮地像發寒熱一樣，拂曉的時候，穿了單薄的衣裳，和一群青年學生，商店學徒，大家站在冷風裏，抖簇簇地排隊體操。

到後來，我發見保衛團部所有的武器只有一小部份舊式的步槍。此外，可以應用巷戰的火器，像手榴彈，盒子礮，輕機關槍，水機關鎗等等，簡直一件都沒有。幾個排長腰帶上的手槍，和團員背上的步槍，這些都是不堪一戰的傢伙呀！我看了

不禁大大地失望了。

我便老實不客氣，自動繳還了入伍證，退出保衛團。

三 脫卸旗袍大衣

在開北礮火聲裏，城裏的幾個男女學校，都紛紛起來組織學生義勇軍。

許多城裏的小姐，她們都脫卸五顏六色的長旗袍，短大衣，和高跟皮鞋，不再搽脂擦粉，穿了黑短褲，白襯衫，在公共體育場，和男學生們同受軍事訓練。

有一個我認識的女學生，她寫了這樣一封信給我：

「忠勇的十九路軍，在開北戰場上奔走馳殺，出入生死之境毫不畏懼。我們住在南市的人却還安樂地過着太平日子。我雖是一個女孩子，但愛國之心，決不後人。」

從早到夜，只聽見槍炮聲，我們那裏有心照常上課？我們共同聯名向校長設立軍事訓練班。從昨天起，校長已經請了一位教練官，早上在公共體育場上

操了。

張先生呀！我希望把我的身體鍛鍊強壯起來，敵人殺到南市的時候，我一定會替閩北無辜被殺的女同胞們復仇！我是多麼需要有強壯的體格，我要有一雙鐵般的臂膀呀！

昨天起身，我驚奇地發現了一種新的情趣，那是清晨草地上的情趣！我穿了單薄的運動衣，走出我那間烏籠的臥房，走到那個廣闊的草地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氣，曬着熱的日光，勞動着四肢手足，我覺得全身發出一種新的力量來，我真是快活呀！……」

寫這封信的女學生，現在到東北去當義勇軍的看護去了，我久不得到她的音訊，我很思念着她。

四 兩次歷險

二月十日，大晚報提前發行國難特刊，曾虛白先生約黃震遐及我，到戰場上去

採訪消息。二月十一日，我偕萬國安，向戰區出發，我們因爲不熟路徑，一直走到吳淞第一道火綫，在同濟大學門前，我們莫名其妙地竟做了敵人海空兩軍施擊的目標。

第一次做隨軍記者的成績，是在一個土坎山的窟窿中蜷伏了二小時，吃着八顆七生的五的野礮彈，有一顆礮彈炸發的地方，離開我們只有二十米矣，同行的一個勤務兵炸傷了左臂。我們還受二架爆炸飛機的追擊，三十多響的炸彈，把我們四週的田野，炸成無數的大窟窿。

從吳淞礮火線下脫險回來的第二天，我偕黃震遐同到閘北戰區，預備去訪問一二八午夜與敵軍作殊死戰的七十八師第六團的兄弟們。

在一家製造肥皂廠的小樓上，我們會見了六十師的楊團長：在一家新婚夫婦的洞房裏，會見了鄒營長；在虬江路上，憑欄了古羅馬廢墟般的被毀房屋；在寶山路上，看見幾具慘不忍睹的屍身；在八字橋，看見天空一朵朵棉絮般的白雲，煞是好看，我頓時忘了戰爭的恐怖和生命的危險，正在優閒地激動詩人的心情，震遐忽尖

銳地喊起來：『留心！敵人放榴霰彈了，快跑！快跑！』

三步併作二步，狠狠地奔回到掩蔽部地帶，預停在那裏的汽車，早已開跑了，我們因為預算在正午以前，須趕回報館寫新聞幾件，心裏很焦急的爲恐怕趕不上時刻。我們在轟隆隆斷斷續續的迫擊砲聲裏，和那恐怖の灰色鐵鳥底下，等了一個多小時，才看見來了一輛張紅十字旗的卡車，我們和車夫情商，才把我們載運到上海。

我們坐在堆積像山般高的酒甕和酒瓶中間，（因爲那是一輛慰勞戰地將士的卡車）喘息方停，震退告訴我：『剛才真危險！榴霰彈（俗稱開花彈）爆發起來，在二百多米突的區域內，都要被炸壞，那不是好玩的事吓。』

一個監押酒的老司務，發出慈悲心腸，敲開了一瓶白玫瑰酒的頭頸，請我們喝酒，他還從一隻小方匣子裏拿出了一盒油朮黃荳，我們那時飢不擇食，而且渴得厲害，很有滋味地狼吞虎嚥下去。我們得酒的熱力，精神爲之一振，引吭高歌法國馬賽革命歌。

卡車經過羅別根路的時候，橫斜裏射來兩枝亮晶晶刺刀，兩個戴鋼帽的蘇格蘭軍人從沙袋後面跳出來，勒令車夫殺車。他們探頭向車中一望，看見我們那樣狂飲吭歌的神情，沉下的臉也不禁笑出來了。我們遞了一瓶五茄皮過去，他們也老實不客氣受了，臨走的時候，他們還很正經地行了一個敬禮。

我們真希望，在出入槍林雨彈生死容髮的時候，會常達到這樣談話的事情。本來人類都是同樣的人類，在沉醉快樂的時候，誰都認不出敵人和友人界限的呀！

五 蚊山堆裏的師部

二月二十二日，廟巷酣戰的那一天，我們在已炸為平地的大場附近，四處偵探六十師和六十一師的師部，經過了多少的周折，冒了多少的危險，終於在一個竹園坟堆哩，我們見到了六十一師的毛師長。

毛師長和趙總參謀，正在烘火。師長臉色蒼白，常作嘔打噎，呈着胃病很厲害的狀態，他那種萎靡不振的樣子，在初次會見時，真使我們大吃一驚。我們真有些

不相信，素有鋼軍威名的師長，難道便是這樣的一個人物？

趙總參謀好像看破了我們那種不尊敬的心情，他笑着對我們說：「同志們，不要怕！我們明天一定會打勝仗，你們又可以把好消息報告上海的民衆了。」

「趙參謀長，有把握嗎？」

「當然啦。我們的師長，每次病得愈厲害，我們的弟兄愈是會打得個起勁。這是一個百試百驗的奇蹟吓！師長，你講我的話對不對？」

毛師長蒼白的臉上，提出一種寂寞的微笑，向我們微微點了一點頭，又伏在地圖上去做他的幻夢了。

六十師的沈師長，那鐘豪爽的漢子氣概，和毛師長相比起來，恰成一個有趣的對照。我們每次相見的時候，他終是很快樂地招待我們，一手指握地圖一手握着鉛筆，眼睛看紀事冊，耳朵上套了電話筒，和我們有色地講着作戰經過的情形。

有一次，我偶然說起沈師長的臉，有些好像吳佩孚的模樣，他哈哈高聲大笑。

他說：「不見得吧！吳佩孚是落魄的了！」

沈師長真是一個豪爽得可愛的人物，在他師部裏有一架風琴，還有講究的留聲機，這是在六十一師師部裏絕對找不見的東西！

六 無名英雄的一羣

在十九路軍悲壯地總退却到第二道防線的第二天早晨，我們照例地到前線去，已不見一隻笠帽的影子，也不復有哨兵來盤查我們了。砲聲還是那樣地震聳我們的耳鼓，飛機照樣在空中盤旋偵察。我們很驚奇地在空虛的防線內巡禮一番，懷着空虛寂寞的心情，在壕溝中徘徊流覽。忽然萬國安急急奔來，他報告在我軍從在駐紮的區域，已經發見敵軍的步哨，我們便悲憤地回到了安全區的大上海地界。

便在這總退却的前日，江灣廟行間，有三千多忠義兄弟們，全體爲國殉身，做了無名英雄的一羣。

光陰很快的過去，一霎眼又是三百六十五天，已到了淞滬戰役的周年祭日，痛苦和快樂，悲壯和恐怖，都跟了逝去的光陰，成爲回憶中的幻夢了！

董家渡義勇火政會的沈會長，已經長眠在息焉堂公墓底下。南市保衛團的團員，正在勞苦巡查做冬防的工作。到東北去慰勞前敵將士的女學生至今消息杳沈。毛師長和沈師長則在南方作戰，我謹祝他們健康，努力爲國効勞！只剩下我們三個共過生死的隨軍記者，仍舊埋頭幹着筆墨的工作，我們雖有必死的決心，但自愧沒有可以執槍保護祖國效命的機會，我們對於淞滬戰役陣亡的將士們，真有說不出的內疚和悲哀！

二十二年一二八前夜

目次

代序	一一二
----	-----

上編 抗日戰爭素描

從軍樂(小引)	一一四
一二八之午夜	五——二二
在吳淞砲火線下	二二——二七
吳淞第二次冒險	二八——三〇
不怕死的同志們	三一——三四
無情的鐵鳥蛋	三五——三八
神勇三連長	三九——四三

白衣女郎禮讚·····	四四—四七
在救護院裏·····	四八—五二
滬西巡禮·····	五三—五六
弔今戰場·····	五七—五八
第二道防線·····	五九—六一
藍衣的弟兄們·····	六二—六五
戰地之雪·····	六六—六七
哈爾濱砲火線下·····	六八—七〇
李杜丁超的訪候·····	七一—七四

中編 靈與肉的飲食

飲食男女(小引)·····	七五—七六
文學家的趣味與娛樂·····	七七—八二

刺戟美與破調美·····	八三一—八六
現代藝術的都會性·····	八七—九二
賽會與競技·····	九三—九五
到民間去·····	九六—一〇七
苦生意·····	一〇八—一一五
巴黎書店漁獵記·····	一一六—一二四
詩人的女兒·····	一二五—一三二
劉大白及其遺書·····	一三三—一三五
送志摩昇天·····	一三六—一四二
俄商復興館·····	一四三—一四八
上海酒店巡禮·····	一四九—一五三
飲冰室巡禮·····	一五四—一五七
電影與文學·····	一五八—一七三